

· 科学哲学 ·

# 当代西方心灵哲学情绪－感受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刘高岑<sup>1 2</sup>

(1. 洛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2. 洛阳师范学院 哲学与科技文化研究所 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当代心灵科学－哲学各领域的深层交融,历史悠久的情绪感受论又在新基础上获得重铸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达马西奥提出的情绪－感受理论。虽然情绪－感受理论能够解决传统感受论的一些难题,但却在情绪、身体变化和感受的关系等问题上陷入了新的困境。综观当代心灵科学－哲学情绪研究的新进展和情绪－感受理论面临的困境,其摆脱困境的出路和未来发展进路应是:回归“情绪”本质上意指特定“精神状态”这个本义,把“情绪”置于比“感受”更高的本体论层位,把情绪固有的“评价”因素和“动机”因素吸收进来,在坚持身体变化和感受是情绪之基础的同时,把“感受”“评价”“动机”有机统一起来,建立融合这三大要素的情绪理论。

**关键词:** 情绪－感受理论; 成就与困境; 发展进路

中图分类号: B0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20)06-0001-06

情绪感受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情绪理论。由于它与人们关于情绪的直觉经验高度符合,所以广为流行并被普遍接受。当代心灵哲学兴起后,情绪感受论又在新哲学－科学基底上获得重铸和发展,成为当代心灵哲学中最具影响的情绪理论之一。其典型代表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A. Damasio)提出的情绪－感受理论。然而,尽管情绪－感受理论对情绪现象的许多方面做出了合理解释,但也始终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本文将在扼要论述情绪－感受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其成败得失、面临困境和未来发展进路加以评析。

## 一 情绪－感受理论的主要观点

情绪感受论从心理感受来理解和界定情绪,认为:愤怒、恐惧、悲伤、快乐等情绪,就是特定的刺激所激发的特定类型的心理感受;而所谓感受,就是一种意识经验、一种感觉、一种依赖于主体的主观经验。由于感受论很好地符合了人们关于情绪的直觉,所以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

的观点。20世纪以后,由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分析哲学的崛起,情绪感受论遭到沉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心灵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内分泌医学、情感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和交融,情绪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心灵科学－哲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论题。詹姆斯基于身体变化来解释情绪的情绪感受理论自然而又必然地引起了一些心灵科学－哲学家的重视和研究,并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当代形式的感受论情绪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则是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系统论述的情绪－感受理论。

1994年以来,达马西奥先后出版了以情绪为基点研究生命和心灵本质的《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与人脑》(1994)、《感受发生的一切:在形成意识中的身体和情绪》(1999)、《寻找斯宾诺莎:快乐、悲伤和感受的脑》(2003)、《自我来到心中:建构意识的脑》(2010)、《事物的奇特秩序:生命、感受和文化的创造》(2018)等著作,对詹姆斯的情绪感受论作出了基于当代心灵科学－哲学的新发展。这些新发

【收稿日期】 2020-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情绪理论研究”(19BZX100)

【作者简介】 刘高岑(1963-),男,河南洛阳人,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心灵科学哲学。

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与此前的詹姆斯等所有感受论者都认为“情绪就是感受”迥然不同,达马西奥虽然也以感受为基点研究情绪,但他却认为情绪与感受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两类不同的过程。在他看来,“尽管情绪和感受是紧密地连接循环的构成部分,但却是不同的过程。其区别并不在于我们选择不同的语词来指称这些不同的过程,而在于我们承认:情绪的本质与感受的本质是不同的”<sup>[1]109</sup>。“情绪就是与特定的精神意象相联系的身体状态方面各种变化的集合”<sup>[2]145</sup>,“就是当来自身体外部或身体内部的某种刺激激活了某些神经系统时,所激发的那些复杂的程序性活动(programs of actions)。而对情绪的感受则是关于这种程序性活动的知觉”<sup>[3]</sup>。达马西奥认为,詹姆斯颠倒传统感受论的情绪事件顺序,并在刺激和感受经验之间插入身体环节是了不起的进步;但詹姆斯“认为感受‘就是情绪’则使这个问题发生了混乱”<sup>[1]113</sup>。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达马西奥认为情绪不是感受,而只是身体层次上自动的程序性活动,但他所主张的这种情绪理论仍然是感受论。因为这种理论仍然是以“感受”(而不是以“动机”或“评价”)为基点研究和解释情绪现象,仍然是以“情绪-感受循环”(the emotion-feeling cycle)来申明情绪与感受之间不可分离的本质关联性。也正因如此,达马西奥的情绪理论不仅被认为是感受论的当代代表,一些文献甚至称之为“新詹姆斯主义”(Neo-Jamesianism)<sup>[4]</sup>。当然,达马西奥关于情绪与感受关系的这个观点毕竟与其他感受论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这里把他的理论称为“情绪-感受理论”,以示它与其他情绪感受论的区别。

其二,在情绪的身体变化方面,詹姆斯的理论只是基于当时的认识描述了诸如心率、血压、血流分配、呼吸变化和汗腺活动等方面的生理反应,达马西奥的理论则基于神经科学等相关科学领域的当代发展,又增加了三类身体变化:一是增加内分泌系统引发的诸如肾上腺素等特定激素的变化;二是增加了内脏、肌肉张力、面部和肌肉骨骼的变化;而尤其重要的是增加了由躯体感觉脑区的活动构成的神经系统的变化。例如“恐惧”就被达马西奥描述为“杏仁核向下丘脑和脑干发出导致若干个平行活动的命令。心率、血压、呼吸模式、内脏的收缩状态发生变化。皮肤上的血管收缩。可的松被分泌到血液中,改变生命体的新陈代谢面貌为额外的能量消耗做准备。面部肌肉发生相应的活动并形成一种典型的恐

惧面相”<sup>[1]115</sup>。

其三,达马西奥的理论认为,除了实际的身体变化引发的情绪性感受外,情绪性感受还能够由脑的相应系统的活动而不是实际的身体变化所引发。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仿佛”身体上发生变化的那种脑活动所引发;二是由改变身体信号到达大脑的传递方式所引发,例如干扰身体信号正常传递的止痛剂、麻醉剂等药物所导致的情绪性感受。达马西奥把这种单纯由脑活动引发而非实际存在的“身体变化”称为“仿佛的”身体上的变化(“as-if” bodily changes)。用他的话说:“创生特定情绪爆的那些脑区也能够指挥身体映射区,诸如脑岛,采纳身体向它发出情绪状态信号时所采纳的那种模式。也就是说,这些激发区吩咐脑岛塑造并形成它的激活,就‘仿佛’它正在接收描述情绪状态X的那些信号”<sup>[1]120</sup>。总之,“能够引起身体感受的情况是无限的,它们可以是实际发生的,也可以是被记忆所唤起的”<sup>[5]99</sup>。

其四,达马西奥以“躯体标识器假说”(The Somatic-Marker Hypothesis)赋予了情绪促进问题解决和正确决策的功能。情绪的功能问题曾使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备受批评。达马西奥则以躯体标识器假说对情绪的功能进行解释。按照达马西奥的理论,作为标志身体状态各方面变化之集合的情绪,具有创生特定的自动性身体回应的功能:当人们经验某种愉快或不快的情绪时,标志这种情绪的那些身体变化的集合就与经验这些变化的愉快或不快的感受形成一个情绪-感受环;那些与特定的感受相关联的身体变化集合就构成对特定情绪性感受的一个躯体标识器,它们的功能就是“为自动运作的情绪的意志性控制(willful control)的某种措施(measure)打开大门”<sup>[6]</sup>;当人们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或需要做出某种决策时,这个情绪-感受环就引出在可比较的情境中所经验的过去的愉快或不快的情绪记忆,这样的记忆激活躯体标识器,躯体标识器则根据它们所预期的情绪结果把选择项标志为正向或负向的那些“内脏感受”,从而先于理性推理在身体层次发出对不同选项的预报:如果你选择这个选项将产生愉快或不快的感受。在达马西奥看来,“情感和理性之间的传统的比较导致关于情绪和感受的狭隘观念:把情绪和感受主要作为负面的、腐蚀事实和推理的东西。但实际上,情绪性感受以多种风格出现,只有少数几个风格是破坏性的。绝大多数的情绪和感受本质上是促进智力过程和创造过程的”<sup>[5]98</sup>。

其五 达马西奥提出了“二级表征论”的自我理论对感受的主体性问题给出了实在论的解答。感受的主体性问题是情绪感受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情绪既然是一种主体性的感受,那就必定存在感受的主体;那么这个主体究竟是什么?笛卡尔由于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二元论而使其理论大打折扣,詹姆斯虽然区分了进行感受的“主我”(I)和作为客观事物存在的“宾我”(me),但最终也未能讲清楚进行感受的那个“主我”究竟是什么。达马西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一个重要推进就是:基于当代心灵科学-哲学的新发展提出了一种“二级表征论”的自我实在论,对感受的主体问题做出了新的解答。按照这一理论“‘自我’是一种真实的精神建构,它就建立在你的整个有机体所进行的那些活动的基础上,也就是你的身体本身和你的脑的活动的活动的基础上”<sup>[2]226</sup>。“当脑不仅正在产生关于一个客体的表征和有机体回应这个客体的表征,而且正在产生第三种表征时,即对有机体回应这个客体的行为再进行表征时,主体性就从这后一过程中浮现出来”<sup>[2]243</sup>。情绪性感受从“某些脑区接受关于身体状态的一整套信号开始,但这还不足以产生感受。经验的进一步的条件是把对身体的持续不断的表征与建构自我的那些神经表征关联起来”<sup>[2]147</sup>。

限于本文主题和篇幅,这里不再论述达马西奥情绪-感受理论其他方面的内容,上述五个方面已足以表明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相对于其他情绪理论的根本特征,以及情绪感受论在当代的主要发展。

## 二 情绪-感受理论的成就与困境

毫无疑问,达马西奥的情绪-感受理论对情绪感受论乃至对情绪研究本身都做出了重大发展和推进,是当代情绪感受论当之无愧的代表性理论。其最为重要的成就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首先,他基于当代科学-哲学成果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情绪性身体变化的方式、机制和过程,尤其是躯体感觉脑区神经变化的引入,首次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情绪性身体活动通向精神性感受的路径和机制。其次,达马西奥关于由记忆引发的“仿佛”身体发生变化的脑活动以及改变身体信号传递路径,也导致特定情绪性感受的理论,不仅是对这类实际存在的情绪现象的首次系统性解释,而且解决了此前的情绪感受理论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三,达马西奥通过其提出的“躯体标识器假说”对情绪在意识性智力活动中之作用的论证,也具有重要意

义。情绪在合理推理和正确决策等意识性智力活动中有没有作用?又如何发挥这种功能和作用?这是情绪感受论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詹姆斯的情绪感受理论长期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躯体标识器假说”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第四,达马西奥情绪-感受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二级表征论”的自我实在论“落实”了感受的主体,并系统地论述了情绪性身体活动通达精神性感受的机制,以及这种感受如何与自我系统联合运行进而通过神经系统再次返回身体层次的可能机制。

然而,虽然情绪-感受理论阐明了笛卡尔、詹姆斯等人未能讲清楚的一些问题,而且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深层开拓和创新性研究,为情绪感受论的当代发展开创了广阔的新论题,但这个理论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诸如情绪性感受区别于其他感受的特征问题、感受究竟涉及哪些神经系统及其运行机制问题、自我系统与感受系统的关系及其协同机制问题等等,而其用以支持情绪之认知功能的“躯体标识器假说”本身是否能够成立也还存在争论<sup>[7]</sup>。不过,情绪-感受理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其在情绪、感受与身体变化关系上所陷入的困境。

按照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人所主张的自然直觉型感受论,情绪的过程是:对刺激的知觉直接引发特定的情绪(即愉快或不快的感受),正是这种愉快或不快的感受引发了人们特定的身体表达和行为。这种解释虽然与人们关于情绪的直觉一致,但却使情绪成为与身体无关的、完全在精神层面运行的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一种精神状态不经由身体而直接引发另一种精神状态显然与19世纪的科学氛围格格不入。所以,詹姆斯在19世纪末开始“科学地”研究情绪问题时,首先批判了这个观点,并在刺激和情绪性感受之间引入了身体变化环节,把情绪过程的顺序和定义更正为:刺激引发特定的身体变化,这种特定的身体变化引发特定的感受,对这种特定身体变化的感受就是情绪。他还据此进而认为,不是情绪引发特定的身体表达和行为,而是特定的身体行为引发特定的情绪。詹姆斯把身体引入到情绪问题的研究,在刺激和情绪性经验之间插入身体变化,这个思想固然是正确的。然而,他的理论却又使情绪感受论面临了新的难题:如果情绪是由于身体的变化和身体行为引发的,那么,没有特定的身体行为就不会有相应的情绪,所以,“我悲伤是因为我哭泣,而不是我哭泣是因为我悲伤;只要我不哭泣我就

不悲伤。”但这个结论显然是有违常理的。这是詹姆斯的情绪理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马西奥提出了他的“情绪-感受理论”,在坚持身体变化对于情绪之根本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情绪与感受区分开,把“情绪”界定为身体受到刺激而自动进行的程序性活动,把“感受”界定为对身体受到刺激而发生变化的“知觉”,并创建“二级表征”自我理论来解释后续发生的自主性身体行为:特定的刺激引发特定的情绪,即身体的特定程序性自动行为(诸如心率升高、呼吸加快、分泌肾上腺素等);身体状态的这种变化将被有机体知觉,这种知觉就是有机体的特定感受;这种特定感受与作为二级神经表征的自我系统在“维持生存”这一总目标的规范下联合运行,引导有机体采取特定的自主性身体行为(诸如躲避、嚎叫、击打等)。

应该说,达马西奥的这个理论的确解决了詹姆斯理论的“我悲伤是因为我哭喊”之类的难题。然而,把情绪与感受割裂开的这种情绪-感受理论将会面临更严峻的问题、陷入更大的困境。

其一,如果“情绪就是复杂的、由进化整合的高度自动化的行为程序。……是在我们的身体中被执行的那些行为之一,是从面部表达和面部样态(postures)到内脏和内循环方面的变化等身体内部的行为”<sup>[1]109</sup>,那么,“情绪”一词既往的所有使用都将被彻底摧毁,以前所有学科领域乃至整个语言系统中所有涉及“情绪”的论断都必须被修改,我们也不能再把“愤怒”“恐惧”“悲伤”“快乐”等归属为“情绪”。因为所有这些语词主要并不是用来描述“无意识的自动性身体行为”,而主要指称特定的精神性状态。显然,把情绪仅仅限定为身体层次的自动行为根本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达马西奥本人在论述其理论时就不是仅仅在“无意识身体行为”这个意义上使用“情绪”概念,而是仍然沿用着“情绪”“愤怒”这些语词的“正常”含义和用法。因为在诸如“讨论情绪”就是讨论“诸如恐惧、愤怒、悲哀、厌恶等”<sup>[1]108</sup>“厌恶是最古老的情绪之一”<sup>[1]113</sup>等等论述中,他显然并不是仅仅用这些语词表示“身体上的程序性自动行为”。

其二,情绪固然与身体状态的自动变化内在相关,但并非所有的自动身体变化都是情绪性的。如果把情绪界定为“身体的自动的程序性变化”,那就需要区分“情绪性的身体变化”与“非情绪性的身体变化”。众所周知,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着各种无意识的自动变化,其中的众多变化并不是情绪性变化,并不会引发“愤怒”“恐惧”“喜悦”等等情绪。那么,什么样的身体变化是引发情绪性感受的身体变化?何以把情绪性身体变化与非情绪性身体变化相区分?为什么许多身体变化并不引发情绪性感受?对这些问题达马西奥始终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他的理论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情绪绝不仅仅是身体变化,而必定包含诸如感受等其他因素。换言之,情绪必然以特定的身体变化为基础,但情绪并不等同于身体变化,并非所有的身体变化都一定引发情绪性感受。显然,把情绪界定为“身体的程序性自动变化”将会带来更多的难题,至少是得不偿失的。

其三,把情绪限制为身体层次的自动变化还将带来进一步的其他难题和困境。诸如,如果情绪就是“身体层次的程序性自动变化”,而不是对这种变化的感受,那么,我们感受某种身体变化时所体验的“恐惧”“喜悦”等又是什么?身体层面的某种变化怎么可能是“恐惧的”或“喜悦的”?进而,如果把感受与情绪分隔为两类本质不同的事物,感受将不再内蕴情绪的特质,将不再具有“愤怒”“恐惧”等性质。然而,如果感受不再本然地具有“愤怒”“恐惧”之类的情绪特质,那么,这些感受又是什么?又如何具有意义?如何在生存中发挥作用?如此等等。总之,对情绪的这种界定将必然带来进退维谷的如下困境:如果把情绪限制为身体层次的程序性自动变化,恐惧、厌恶等就不再是情绪,因为恐惧、厌恶等绝不仅仅是身体层次的东西;如果恐惧、厌恶等是情绪,那么情绪就绝不仅仅是身体层次的程序性自动变化,因为恐惧、厌恶等主要是指精神层次的感受和状态。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把情绪与感受割裂为本质不同的两类事物,不具有情绪特质的感受也将失去意义。

### 三 情绪-感受理论的未来发展进路

情绪感受论之所以在达马西奥的情绪-感受理论形式中陷入上述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感受论把“感受”看作情绪的唯一构成要素。的确,如果感受是情绪的唯一构成要素,那么解释情绪就是解释感受;而科学地而不是超自然地解释感受之起源和基础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身体内部的各种活动。正如詹姆斯所说:如果我们设想某种强烈的情绪,然后尝试着从我们对它的意识中抽去所有关于特定身体征候的感受,我们就会发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sup>[8]</sup>。

然而,如果接受詹姆斯的观点,认为愤怒、恐惧等情绪仅仅由身体上的变化所引发,那么,又会得出“我悲伤是因为我哭泣;只要我不哭泣我就不悲伤”这类奇怪结论。达马西奥既要坚持身体活动是情绪之根本的科学观点,又要坚持感受论的要旨,还需克服詹姆斯理论的这种奇怪结论,就只得给出“把情绪与感受分离开、把情绪界定为身体层次之自动变化”这种解决方案。但这种情绪-感受理论,如上所述,实际上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作为情绪感受论之当代形式的情绪-感受理论,其摆脱上述困境的出路及其未来发展的进路就在于:回归“情绪”概念的本义,不仅要使“情绪”成为“身体变化”的上位概念,而且要使“情绪”成为“感受”的上位概念,并在身体变化和感受的基础上,把情绪固有的“感受”“评价”“动机”三大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下面略做论述。

其一,回归“情绪”主要意指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这个本义,而不是把“情绪”特意地限定为“身体的无意识自动变化”。应该说,无论是日常语言的用法中,还是在哲学和科学中更严格的用法中,“情绪”本质上都是意指特定类型的精神状态。尽管这类精神状态与身体本身之变化的关系比其他精神状态更为紧密,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精神层次的现象,而绝不仅仅是身体的无意识自动活动。也就是说,“情绪”虽然直接以特定的身体变化为基础,但它是与“身体变化”具有本质区别的精神层级的概念。其实,詹姆斯把情绪严格地界定为对身体变化的感受,认为情绪仅仅是对身体变化的感受,已经漏掉了“情绪”固有的某些构成要素,而达马西奥再把“情绪”限定为“自动的程序性身体变化”就进一步降低了“情绪”的本体论位次。所以,要想克服情绪-感受理论的困境,首先必须回归“情绪”的本义;确立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仅与“身体变化”具有本质区别,而且是包含感受但又高于感受的更复杂的精神现象。不言而喻,如果把情绪界定为“以身体特定变化为基础的某些类型的精神状态”,区分“情绪性身体变化”与“非情绪性身体变化”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二,以感受论为基础,吸收当代心灵科学-哲学的评价论情绪理论的合理因素,解决情绪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情绪既然是精神现象,它就必定具有意向性,必定是指向或关于对象的。事实上,“恐惧”“愤怒”等情绪也的确是或正确或错误地指向或关于特定对象的。也就是说,情绪必然有一

个评价、认知或判断的维度,任何情绪都必定是伴随着对环境对象的认知、评价或判断而产生的。情绪以“对其对象的认知表征”为先决条件<sup>[9]</sup>。很难想象,在没有对环境进行基本的认知、评价或判断的情况下,能够产生特定的情绪。而情绪-感受理论把情绪等同于身体的自动变化,则完全否定了情绪的这个固有的评价维度。

其三,以感受论为基础,吸收当代心灵科学-哲学的动机论情绪理论的合理因素,解决情绪的意义问题。“恐惧”“愤怒”等情绪何以具有意义?这是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和达马西奥的情绪-感受理论共同面临的难题。情绪感受理论之所以陷入这一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仅仅从感受的维度来理解和研究情绪。“感受”固然是“情绪”最直接、最显在的首位要素,但除了感受和评价之外,情绪还必然具有动机要素;因为基本情绪都与解决基本生存任务本质地相关,因而必须是倾向于采取特定行动的一种动机状态;而且情绪也正是作为具有特定行为倾向的动机状态而具有意义。显然,动机因素也是未来的感受论情绪理论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情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包含了“内在感受”“环境认知”(评价)和“行动倾向”(动机)三个维度的一种精神过程,是由“感受”“评价”“动机”三大要素共同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正如普林茨(J. Prinz)所指出的:情绪是字面意义上对身体变化的知觉;但恐惧绝不仅仅是知觉到心跳加快和其他生理变化,它还须具有被危险所引发这个独特属性和激发逃避等行为这个负面效价标识<sup>[10]</sup>。感受论必须把“评价论”和“动机论”的合理因素吸收进来,才可能对情绪的本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在坚持身体变化和感受在情绪现象中之基础地位但又不把情绪等同于“感受”的同时,把情绪固有的“感受”“评价”“动机”三大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融合这三大要素的情绪感受理论,应是当代感受论者努力的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1] DAMASIO A. Self comes to mind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0.
- [2] DAMASIO A. Descartes' error: emotions,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M]. New York: Avon Books, 1994.
- [3] DAMASIO A. Neural basis of emotions [J]. Scholarpedia, 2011, 6(3):1804.
- [4] FELDMAN L, MICHAEL B, HAVILAND - JONES J. Hand book of emotions [M]. New York: The Guilford

- Press ,2016: 12.
- [5] DAMASIO A. 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 life , feeling ,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8.
- [6] DAMASIO A.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feeling brain [M]. Orlando: Harcourt ,Inc. 2003: 80.
- [7] REIMANN M , BECHARA A. The somatic marker frame-work as a neurological theory of decision – mak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0 ,31( 2) : 767 –776.
- [8] JAMES W. What is an emotion [C]//ROBERT C S. What is an emotio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9.
- [9] REISENIEIN R. Arnold’ s theory of emo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 2006 ,20( 3) : 920 –951.
- [10] PRINZ J.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9.

##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Emotion – Feeling Theor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Mind

LIU Gao – cen<sup>1 2</sup>

( 1. School of Marxism ,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 Luoyang Henan 471934 , China;  
2.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 and Science Culture ,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 Luoyang Henan 471934 ,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 the feeling theory of emotion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people’ s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is the emotion – feeling theory proposed by Damasio. Its core proposition is to distinguish emotion and feeling as tw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ings , to define emotion as the automatic change of the body level , and to define feeling as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 associated with emotion. However , although the emotion – feeling theory of splitting emotions and feelings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of James’ s theory , it falls into a more serious dilemma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 physical changes and feeling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can be boiled down as follows: return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emotion” , restor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emotion” which is higher than feeling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 make the emotion include the “evaluation” and “motivation” factors , and insist that physical changes are fundamental to emotions while unifying the three main factors of “feeling” , “evaluate” and “motivation”.

**Key words:** the emotion – feeling theory; achievement and dilemma; th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 责任编辑 殷 杰)